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卷十八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司馬相如傳分上下卷　小顔以注文繁多分為上下二卷非班書本然也宋儒作一人行狀有上下二卷為失據矣惟食貨志小顔無注然亦似非班書舊次云

以訾為郎　訾郎猶今擇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

比漢初得官皆由訾筭有市籍者亦不得宦也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

廼令文君當盧　當字作對字釋之為長顔説非也

長卿故倦遊　倦游注意言所遊之多令人以怠且病解之誤矣

下屬江河　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兾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按今吳諺水無大小皆謂之河非獨兾州方言然矣

於是楚王廼登陽雲之臺　陽雲按孟注當從文選作雲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

游孟諸　縱言之耳非必屬齊也文注誤

東注太湖　太湖恐當闕疑未必如郭璞所謂震澤也

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　張揖注盧白雉也按盧是黑色安得反為白非獨雉不浮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　按奉轡參乘皆指乘輿而言則文頴注所言四校為得之矣

便嬛綽約　師古曰綽音綽按綽即綽之省何云借音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萬乘之所侈謂天

子猶自謂此太奢侈者也文選無所字非也

逡巡避席　席選作𢇁為是此賦多古字也

陛下恵使者有司之若彼至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

過　既得伸其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

亦徐弭矣

邛筰冉駹者近蜀至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前

檄為天子文過宣諭之體不得不然也何復為此以長君惡耶

漢興七十有八載全篇　此篇仍賦頌之體較之前檄為辭勝事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吏幣物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巴蜀本禹貢梁州之域豈徼外耶

昔者洪水沸出 至 聲稱浹乎于茲 禹之治水為民除患也武之通道為民生患也可引以為解乎以禹為堙水者始自相如而孟堅仍之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斯能兼容并包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斯能參天貳地矣非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將博恩廣施 至 得燿乎光明 近似有理然此堯舜猶病諸矣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揚子謂勸百諷一果然即其所謂終於佚樂者方且導以封禪之侈心萬乘豫遊民間困於供賦又有飾太平之容增逃亡自賊殺之實者此浮華文士不可使在人主左右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其勸人主通道蠻夷不過以眩曜臨卭富人復分其財所過縣道迫脅長吏多受金耳父母之邦勞弊數萬生民之命於相如何

有哉漢廷文士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避事得免於禍幸矣

且夫清道而後行至臣竊為陛下不取　諫書正須若此平易可曉推之遠則其語支而聽者厭矣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翠黃當如孟說作乘黃言黃帝孔甲之乘黃乘龍皆歸池沼也

相如既卒至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傳遂終言其事固不悟封禪之非而直以為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

史通云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純按傳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録自叙也

贊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　推見至隱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為本字則去之彌遠矣

揚雄以為靡麗之賦至不已戲乎　此揚子篤論蓋其

意雖主諷而鋪陳侈蕩不知所裁則中人驟悦其辭反溺其指希不隣於勸矣上林之作不若諫獵之為益也然虛詞濫説之中亦寓諷焉揚子甘泉上比於帝室紫宫以為此非人力黨鬼神其可是已

公孫宏傳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　雜説雜家之説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盖出於雜家則此雜説非春秋經師之雜説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若云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足以救之則統紀之所在明矣

習文法吏事縁飾以儒術上說之　宏號以儒進然所以當上意者習文法吏事乃少為獄吏之力也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至以順上指　他人先發而推其後則先以他人試上之喜怒背約則上盡疏他人而獨親已此巧佞之尤者也

宏為人談笑多閒　多閒由於學雜說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宏誠中宏之病

此語亦自處於長者而陰目黯以險薄也賴黯素以直著故雖賢宏亦不因此憎黯爾韓大夫所以教武安侯皆此術

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宏起儒生地遠而族寡延賔之事足以潤色太平不為人主所忌故行之無患衛霍后戚又立大功則不得不以賔讙為懲亦各因其勢也　閤東向所以為敬今人多昧其本

意若衙門之迎賓館則猶仍此制也或反以官職尊重不見於館由當庭入中門為榮昧之甚者矣

自以為無功而封侯至避賢者路　安輕宏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者惶恐避位葢亦非得已也

漢興以来至食邑三百户　此詔乃莽借宏以自褒大耳史家不探其隠而録之

卜式傳此非人情至願陛下勿許　宏言是也式屢以

此術嘗漢武漢武再布告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告緡之禍作矣凡事足以動人主釣名譽官位便於已而難以概人人使禍機由此發者居大臣之位皆當遏其萌茁毋使一人得志而困苦天下

式曰非獨羊也至欲試使治民　式至是因牧以露奇欲假助邉以求官之始志顯矣

齊相雅行躬耕至不為利惑　式反覆任術愚其主以財釣取髙位其差賢者内行之素而已

式既在位至上由是不說式　天下豈有始以入財結人主知一朝能白罷此利孔者乎式果有才智思顯方具始舍田牧而以為吏進如黃覇所由可也

式又不習文章　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也

兒寛傳寛既治民勸農桑至吏民大信愛之　寛當入循吏傳封禪事於郊祀志詳之可也

定水令以廣溉田　召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本之兒

大夫也

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　律令一定欲借古義以上下其手使人畏且感之耳非佳事也

所治即豪至上裁察　獄一不平即為酷吏豪者必失入羸弱必失出後世廉直之人用心偶偏有不自知其蹈湯之謬者矣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至多此類　此守法非巧排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按鹽鐵出於宏

羊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

臣固愚忠至臣固知湯之為詐忠　不論其以酷逢君之貪使天下騷動乃言前此治反者過當誠愚儒寡要之談也彼徒見鼂錯常以此死不知言此適增武帝倚信湯耳

趙王求湯陰事至疑與為大姦　趙王彭祖至臨御史大夫於死豈惟國中相二千石無能滿三歲輙以罪去

而已

被惡言而死　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

張安世傳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即擢爲令武帝真

能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至遠權埶如此　宣帝尤多忌

不欲權在臣下覩趙充國傳始亦嘗不快上故務爲畏

謹抑退求自免也

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

上曰吾自為掖庭令至不敢復言　張賀初欲以女孫妻宣帝安世禁止之帝初即位稱安世為是以慰其心也及深辭賀封帝乃有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之言則安世亦必有懲懼於前事者故不敢復言耳

然身衣弋綈至富於大將軍光　儉以養其福勤以遏其淫如是善矣纖微必殖則近於鄙而不可為也學子孺者當知所裁富過於光亦足致禍曹洪可鑒也

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此舊臣有名德者所以可貴

宣帝之識偉矣

謚曰敬侯　張氏兄弟不愧易名

賛馮商稱張湯之先至故闕焉　班史之闕疑如此

杜周傳後為執金吾至遷為御史大夫　桑宏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此云逐捕桑宏羊疑有誤史漢並同注家亦無及之者恐因延年首發上官桀父子大姦并誤以周為逐捕宏羊也

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　褚先

生書田仁事云仁㓨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㓨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覩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雖無或爽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至皆論棄市　廷尉少府議是光以此殺守法之吏以快餘憤雖無妻顯殺后之罪有以知其不能福流累葉矣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至皆自延年發之　延

年有撥亂反治之功非張安世所及

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至削户二千　此魏相引繩排根之過延年所以不相隨坐者賴仲子佗早與宣帝愛善首定策耳

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邉吏治郡不進　治郡不進者以霍氏舊人自託於無能也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　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吉遺言薦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故也

諡曰敬侯　延年安世同諡可知猜嫌之會惟敬可免

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延年不絕賂

遺未革昏風緩此舉足以為保家之主矣與張氏之有

臨一也

杜欽傅惟陛下正后妾至咎異何足消滅　其言要亦

深中成帝之病杜欽雖在大將軍幕府然初無邪謀未

可過於吹索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　欽為野王奏記王鳳

不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為王氏補過也

欽令鳳上疏謝罪至鳳復起視事　如鳳由此遂退亦王氏之福也欽前既進戒於鳳豈未知其人復勸其固位哉至京兆尹寃死欽雖欲彌縫無可奈何矣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至疑惑著明　粉飾虛美遂為王氏歷世欺誣之術章既死誰復敢言元舅乎使得一踈遠之梅福而亦卒不許其假軺傳詣行在

所也竟何補哉

丞相史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書從長所捜得則未致之業也安得便以聽請奏免

遣使者毛莫如考驗　毛莫如當作屯莫如後李尋傳同

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至幾為姦臣筞　此因哀帝素惡王氏之専故為此奏與請為恭王立廟同耳觀其所薦者朱博可以得其情矣

贊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自謂唐杜苗裔史家之
微辭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

張騫傳誠得而以義屬之至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
慕虛名被實禍由來為此數言致敗亡者多矣

後二年騫為衛尉至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序此見漢
武通西域本不為共擊匈奴騫以失職要功逢迎成之
復置大夏而通烏孫其勞費遂與西京相終始焉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至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騫所謂

斷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連敦煌間故地而言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於道中騫得便宜遣其副也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至外國由是信之

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敝中國以深著其罪也

予節至以廣其道　如此則生事外夷無所不至矣

李廣利傳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讀之使

人悲歎張騫之罪不下江充也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將字衍文如注強爲之說耳下同

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　六萬人生還者萬餘人馬三萬匹還者千餘匹牛十萬驢槖駝萬數皆無一存者其所得則善馬數十匹而已豈不痛哉

後行非乏食至以此物故者衆　亦非獨將吏不愛士卒以侵牟物故絕域往返死者必衆西域傳所載杜欽

語得之矣

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至畢陳於闕　前張騫傳中云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所以為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為得已也　使是歲積雪則六萬人之歸者能什一乎

贊禹本紀言河出昆侖至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昆侖析支亦禹貢所載山川不容以為無有但不如禹本紀所言耳日月所相避隱近佛氏須彌山之說

司馬遷傳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甫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

天歴始改　謂自此初用夏正也

春秋文成數萬　史記裴駰注云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

云云具說得之

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謬以千里則非獨易緯有之孔氏正義以為繫辭之文固無明據小顏於此直云易家别說亦未盡也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十年史記作七年徐廣注曰天漢三年作七為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又

叙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中所云兵書即謂律書也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踈

廹季冬　廹季冬謂恐行法也時安為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要斬

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袁繼咸云負絶代良史才竄賤辱自處以杜奄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為天

下萬世慮尤深遠矣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如淳注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按造書即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説是也

贊　此贊即叔皮之論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　可見作史雖欲網羅放失實亦無取乎雜駮

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徳懼為師傅并誅至太子將不念

秦扶蘇事耶　因懼并誅遂教太子以反鄙夫始為身謀不顧禍及宗社往往如此

壺關三老茂　師古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按後漢郡國志注中引上黨記作令狐茂疑又在荀紀之後

廣陵厲王胥使所幸八子郭昭君　太子止有妃良娣孺子三等皇孫止有家人子今藩國乃有八子之號未詳

昌邑哀王髆揚州刺史柯奏賀至今見為侯　柯廖皆

刻薄小人不知國體沾沾以虐無告取媚於上元帝復封賀後善哉賀不堪王天下身既廢黜髆則何罪并斬其一國之祀也　海昏之嗣歷莽世至中興不絶異哉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至信矣　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

嚴助傳郡舉賢良　吳人舉賢良自助始

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利口遂開黷武之端其不以令終也宜

淮南王安上書諫一篇　安之上書特以博名高而不出於誠故其詞過於煩侈

越人欲為變至乃入伐材治船　廬循入寇亦先於豫章作伐材治船之計凡此書所載皆字字實錄今古可以施行者也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故使臣助来諭王意　助適會天幸淮南之言乃常道也後有妄思立功安南諸國者不可不取諫書深味之

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　助以此舉尤為武帝親任豈知與淮南相結他日禍胎已在此乎

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　引經不倫

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至後不可治　湯誅助宏誅解皆合法意

朱買臣傳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春秋楚詞漢初吳會之學

主父偃傳廼西入關見衛将軍衛将軍數言上　衛将

軍不推薦士乃獨言主父偃於上何也

令諸侯或連城數十至以地侯之　此策用之一時可以稍殺尾大之勢久則諸侯分割太弱不收封建之效矣宜隨時補救過此惟有功德於民者始得推恩子弟地不足者稍益以世絶而地入王朝之故封乃善耳

彼人人喜得所願　人人喜得所願管子所謂令出當如流水也晁賈謀國巧拙之判如此

茂陵初立至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上因賈生之智此

則祖劉敬之策已行而人不至驚擾生亂故可用也非其時則不可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偃固有以報衛氏矣

偃感言朔方地肥饒至本偃計也　前諫伐匈奴此何以議置朔方前書云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轉輸率三十鍾致一石此何以復云地肥饒内省轉輸戍漕豈非進由衛氏衛將軍始取其地故偃變前說以建此計乎雖

然秦漢既都關中不取河南置朔方則逼近寇戎偃之計不以私故詘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刼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欲勿誅者上以偃策本以銷弱諸侯明不受金也偃不承齊事而服趙王使人所告對獄甚巧

齊王自殺無後至延遂族偃 偃有迫刼齊王之非一死固當且因趙王所告而得禍亦使諸侯不自疑為巳見削弱宏議未為失也族誅則漢法之過

嚴安傳臣願為民制度至和之至也 承文景之積若使不喜功生事實行斯政則既富加教三代之俗可致也安書意雖未密而頗見大體

今天下鍛甲摩劍至非宗室之利也 安意蓋指連年征伐五大在邊恐一朝有末大於本之患又懼觸貴臣之怨故借郡守言之然東漢末祀之州牧唐中葉之藩鎮亦如燭照數計矣不敢斥言天子故曰宗室

終軍傳臣聞詩頌君德一篇 無補於用而極精鍊麟

之是非不可知只就本事推論功德徵應諛而不入於僞

王褒傳詞賦大者與古詩同義至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此論自非六代之君所及知此者又何病乎辭賦也

然何如崇尚經學則治理明風俗亦淳厚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寳至上閔惜之　褒以往祀金馬碧雞病死於道自與得賢臣頌篇終託諷之意反所以為詞人也

賈捐之傳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文帝還馬而仍與道里費其通人情若此乃所以為至誠也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至廟稱太宗　元帝既好聲色貨利而當日所以必欲擊定其地者亦為珠犀瑇瑁可貪後宮近倖皆得以撓外庭之議故舉文帝之事預杜之

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至捐之議是　定國主捐之之議復活數萬人陰德過於治獄矣

捐之即與興共為荐顯奏　君房荐顯比之君明不密

又下一等

興減死罪一等髠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成帝

時諫大夫楊興嘗與博士駟勝對黄霧四塞終日咎由

太后諸弟以無功封不知即君蘭否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文史足用謂史書足得九

千字以上可用以應試也

後迊私置更衣　周禮天官内司服有女御二人縫人

有女御八人注家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漢置更衣蓋本於此然豈謂在外囿游皆是哉衛子夫以更衣得幸亦主家循宫禁之事而失之者也

願陳泰階六符　注中應劭所引黄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三台者異

令中府曰董君所發至乃白之　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宫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

耶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注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内故以名焉按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自疏之不如蘇說也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如蓋主近幸子客丁外人皆武帝啟之也　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通事在武帝存時

著於竹帛　著讀陟略反昌黎詩吾老著讀書本此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至則敏且廣矣　此望武帝知之不盡而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之也今則不然至為天下笑　張湯譖顏異被誅陰擠狄山死地汲黯亦以直廢朔之言皆藥武帝之病也贊而後世好事者至故詳錄焉　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剌取叢脞以博異聞也六代史家知此者尠矣

劉屈氂傳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莽通即馬通

及北軍使者任安至皆要斬　任安田仁皆出衛將軍

府故坐太子事死

車千秋傳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千秋高寢郎又自

言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

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千秋徒以

智免而偷者遂謂果當如是則焉用彼相乎

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　敞夫人是後妻非司

馬遷女觀下子幼傅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真人猶云誠若人

言也李奇注非

總領從官　中郎將光禄勲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

從官

陳萬年傳所居以殺伐立威至其廉不如　咸當入酷

吏傳或附嚴延年傳末

咸數賂遺湯至死不恨　復行賄咸晚節掃地矣

胡建傳守軍正丞　以軍正之丞故係正言之猶上卷言廬江太守丞非𤋮守正丞二官也故下云丞於用法疑

朱雲傳年四十乃變節至當世以是髙之　成帝以後士皆依附儒術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成王氏之篡故史家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為立傳盖激於張孔之徒爾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至嘉竟坐之　貢禹雖賢然為石顯所荐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

等所畏惡也衡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

坐故縱亡命　故縱亡命是猶通輕俠之餘習也

臣願賜上方斬馬劍至安昌侯張禹　當建武之後追思元始之代群公頌莽功德天下風靡思一見朱雲者何可復得此天下傳述雲名如雷如霆且過其實而梅福於孤遠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不顧有公卿側目而視之元舅其言皆開通天下忠臣誼士之憤懣世亦遂目之以為仙也一　上書而至今骨不腐矣仙以長生久

視乎哉　勤苦治經不一行其要然則止以供其為佞而已佞臣之名自匡衡以逮劉歆之徒一言以蔽矣

梅福傳聖庶奪適　聖庶奪嫡語乃不根福此心拳拳恒在本朝然論則迂矣

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至京師稱焉　鉤黨始自王莽非起於桓靈時也千餘人乃獨得一敞可厚責之弟子哉

贊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漢諸陵無不為

赤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曉當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為喻不敢謗議上及山陵也

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至甚見親信　博陸武鄉皆以謹慎受遺寄命

止畫室中不入　或云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至迎昌邑王賀　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　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

就次發璽不封　今各官用印隨必緘封蓋亦古制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為之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至反受其亂　誅其尤無誼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濫乎然觀其臨死

之言則昌邑群臣亦謀為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懣改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爾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子雲皆中郎將至根據於朝廷光懲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遞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基於此矣盖不涉學之患也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至與子都亂　霍氏之禍皆起於顯而其萌芽則以婢為後妻也故治國者先正家

使蒼頭奴上朝謁　上謁猶今鴻臚所收職名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　上
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矣
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光何惜一婢不令宗祀
血食乎惜也不聞於古有大義滅親者窮侍醫之獄討
顯以謝上徒跣自拘勿復與政歸老博陸此人臣分所
當然也
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至悉易以所親信許

史子弟代之　先收其兵權

人人自使書對事　對或作封誤也後因尚書屏不奏

乃上封事耳

盡奏封事輙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使中書令

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浸任宦豎

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為之內主故宦豎不得

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

制偶然一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

政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續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見其竄直突　突當作寀式林反與突字寀字異義王篇所分甚明

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　一胡婦耳能

教子從國破家亡没身厮養後復獲七葉珥貂之福日磾固材興家豈不自内始哉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以帝少不受封安得来王忽自相貴之謗大將軍識不逮也

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　霍氏事關弑逆當以義斷恩

欽因縁謂當至欽自殺　王莽方殺其子於姨母及姨母之子何有欽自背典禮宜其及也邯雖以逢迎時宰

然其言也直亦欲為父立廟不入夷侯常廟比例將必至此不為深文　獨罪欽而不及當此獄尤頗欽即罪當削户南不得稱太夫人可也

贊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怪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略舉於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為微戒云　元康四年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蓋必光之族人亦任章之流也

義門讀書記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濤

義門讀書記卷十九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趙充國傳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至先計而後戰　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虜以畜產為命至虜必震壞　明之邊帥但知有此策

留弛刑應募　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絶域

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

所善浩星賜迎説充國曰至卒以其意對　如張安世當此必從浩星賜之言矣營平乃真社稷臣雖託孤寄命可也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至下吏自殺　中郎將雖為武賢所陷然大將當重任宜以壯侯為法卬之得禍自坐不慎非徇衆而不為國家圖萬全遂可以智免也

辛慶忌傳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唯是為

奢非奢於衆人也在慶忌則此之為已奢矣

傅介子傅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光所遣也故無異議

常惠傅烏孫皆自取鹵獲至烏孫人盜惠印綬節　烏孫一有功則鹵獲皆自取并校尉之印綬節使盜竊之以去其不足信仗明矣

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大將軍前遣介子又風常惠時去武帝未久猶慕遠略不深計萬一生事起

釁也

鄭吉傳鄭吉會稽人也　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曽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按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為宏之從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

陳湯傳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至竟殺吉等　吉書辭頗壯漢自張騫通西域之後應募使絶域者率不顧死

亡邀功生事必不可聽許也
兵來道遠至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示弱以堅之使
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為此
語所紿也
諸鹵獲以畀得者　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
馬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豈丞相御史
固誣枉之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　匡衡之上冠以石顯史家之

辭嚴矣

揚威昆山之西　昆山當指崐崘而言

贊陳湯儻蕩至故備列云　陳湯為劉向所稱又自能屬文其誅郅支單于事紀載必詳故此傳亦如生在焉

雋不疑傳諸君何患於衛太子至遂送詔獄　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意

于定國傳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十餘年則安於孝節矣故知殺姑為必無也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黄霸于定國皆晚嚮經術故起獄吏致宰相而無曹人維鵜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也

冬月請治讞　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　公羊家說縣輿與此異義見仍叔之子來聘疏中

平當傳周公既成文武之業　至孝之至也　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擬此為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弛鹽禁亦救荒一法不假轉餽賑濟之勞　勃海亦可謂之鹽池令人獨以稱解鹽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再世皆明經故至宰相

彭宣傳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至非國之制　此亦宣之跡謬也

贊薛廣徳保縣車之榮至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注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按贊并廣徳言之讀序傳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至不亦寳乎　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首葢亦傳也以此為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牽連薛方郭蔣諸人例同

有邪惡非正之問至各因勢導之以善　易不可以占

險斯正理也

王吉傳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篇　其言凛乎可畏復謪然可親真醇儒心聲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宗本也

皇帝仁聖至未有所幸　孝昭天資之美如此其不克壽者得氣薄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至壽何以不若高宗　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漢廷書疏未有能過之者也

復遣使者弔祠云　弔祠即後兩龔傳中韓福故事

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　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絶學有録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駿子崇以父任為郎　王吉請除任子之令而王駿任其子為郎此駿之失也

貢禹傳令大夫僭諸侯至在於陛下　天子過天道非經生無此言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

昭宣循之遂為故事

陛下烏有所言　謂諒闇不言也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僅留二十人則不足以給使令如昏義之數可也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獨杜陵一處已有數百矣茂陵平陵不言者已多老死也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輙殺甚可悲痛　是殺人子多矣宜乎戾園之敗也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至海内大化　孝文寛而有制所以異於仁柔

自見功大威行至誅不行之所致也　自秦為無道風俗大壞昔者賈生所痛哭也文景相繼導以忠厚武帝復壞之至是蓋又一秦矣讀貢公之書吾亦為之痛哭

兩龔傳漢兒子曼容　曼容名丹見儒林傳

勝自知不見聽至積十四日死　勝已謝事歸老漢亡可以無死故五威存問外仍安之即講學之徵亦僅稱疾不應及使者再至印綬加身要以必行五日起居守之不去然後明語門人餓死報漢可謂從容中道不辱其身者也朝服對使以愚老遜辭下無累及子孫善哉鮑宣傳奏宣舉錯煩苛至為衆所非　此賢者之過欽言是也

始喻麋郭欽至平帝時遷南郡太守　郭欽能奏董賢

又不仕莽雖與鮑宣同異何害為君子也

贊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言見幾先去為莽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韋賢傳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諫之也上謂王

時賢七十餘至丞相致仕自賢始　父知恥故子亦能讓然當其自少府入相已宜引年乞身矣

元成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救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

宏先有讓德宜韋氏之熾以昌也

與宗家計議　漢去古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師古所云同族之謂

而東海太守宏子賞至列為三公　韋氏餘子復以明經列於三公然則世禄之家欲為子孫計奈何不務傳經反蹈疏傅損志益過之戒哉

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後書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

葢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至其正禮儀　此詔獨取

許嘉尹更始二議得之　於義一體言不得復顧私親

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至尊祖嚴父之義也　此指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言

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至唯郡國廟遂廢云　孝武

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

踶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

於是光祿勲彭宣至不宜毁　彭宣等五十三人議是舜歆伸尹忠之議爲元帝誅斬郅支單于得稱髙宗之地耳

一方有急三面救之　非當時實事

以奪其肥饒之地　此指朔方及開河西四郡

功業既定至其規橅可見　以輪臺晩盖一節盡泯其虚耗中國之迹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至與太祖之廟而五　匡衡五廟之說似尤深然合陰陽五行數之則可以七為斷矣

以七廟言之至則不可謂無功德　但以七廟言之斯可矣

聖人於具祖至失禮意矣　遷則不必復毀此亦近情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至罷南陵雲陵為縣

此奏合禮雖王莽為丁傅衛氏發難然不以人廢與東

京之末董卓蔡邕議和帝以下不應為宗奏同

贊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歆議廟制可謂深

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區別觀之也

魏相傳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責過之

是也下之獄則喜怒之偏鄰於作威矣遂為子孫他日

之憂可不慎哉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因許伯乃得直至帝前也

御史大夫已列三公位舉大事猶慎密如此其不因王

史而因許者專欲發其弒許后之謀也

子復為大將軍　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至宣帝善之　此一時制

霍山之權計後遂行之則失虞廷命納言之意矣

閒者匈奴嘗有善意至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史

遷作匈奴傳深疾徼權納諂以便偏指人主因以決策

建功不深而歸本於擇任將相假使馬邑始禍之時丞

相即能為弱翁之納諫何為有三十餘年兵連不解之

患哉

今郡國守相至而在蕭墻之内也　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黄老者所能知漢相識治體無逾弱翁此奏宋李文靖頗得此奏遺意

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至而觀於先聖　在天為陰陽在人為仁義此深探治本之言但前後所陳却别是一種漢學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

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按此趙堯亦非高帝時為御史大夫者也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至天下幸甚

丙公不以文采自曜奏記所言皆合體要真能學詩禮者也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至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因以為故事則姦吏遂無所懲艾矣丙公當宣帝之朝方練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有寛舍可否相濟耳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召東曹㮣邉長吏 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

夏侯勝傅長信少府勝獨曰至不宜為立廟樂 勝此議不愧經生

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太后猶素服五日則後之為師服者士庶當服小功亦因時而以義起者歟

京房傳得除用它郡人 欲上下相伺故除用他郡人

也

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至今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封事率如囈語其不足以回主意也決矣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至皆持東與淮陽王　庸鄙之人不可因親昵而漏言如此　徐立中官也故後獨得免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任臆誣祖以術亡身其始兆矣

翼奉傳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二陽並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　忌子卯吉午酉相對而言翼氏專主二陰二陽與賈氏所云夏殷興亡異義張氏相刑之説亦失本意

虚静以待物至　蘇子瞻赴定州狀本其意

臣奉竊學齊詩至適所習耳　此語實非謙也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數至出其過制者　貢禹以前翼奉先言之以太皇太后詔放先帝園宫人處置亦得體　按成帝紀永始四年京師火災屢

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去奉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年矣

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當數代之用即此可以明國祚脩短之數矣功德薄而福饗巳泰未有不敗者也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言緯者始見於此故張衡謂讖始哀平

德列王道　泰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

久汙玉堂之署　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

林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

故曰將旦至有常節　此亦古書相傳之語讀之皆有韻

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　政當作正執守也

夫過而不改至皆蠲除之　哀帝此等語尚非亡國之主故獲保令終

贊　此贊在當時與桓譚諫光武不當聽納讖記之言相發

趙廣漢傳又教吏為缿筩　孟康曰如今官受密事筩也按孟康曹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筩則廣漢此法歷代施用不至於武后始行廣漢亦祖王溫舒

廣漢為二千石至即時伏辜　廣漢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其天資大抵與張湯相近

郡中盜賊至皆知之　知其根株窟穴所在則可以不煩而理然破柱搜轒非明主在上安可盡行其意耶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

自好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此事特可法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至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廣漢始欲以此自遠於霍氏耳因帝善之而遂以為

務則謬矣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至下廣漢廷尉獄

此廣漢應得之罪

威制豪强小民得職　為京兆止此八字訣但勿效趙

君私論榮畜詐脅魏相即無患耳非貴戚大臣不可侵

犯舉天討皆不行於豪强也

尹翁歸傳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必皆自聽此能吏欲為名高非政體也

豪强有論罪至扶風大治　此威嚴之過後陳咸效之而加甚焉

韓延壽傳乃歷召郡中長老至為吏民行喪嫁娶禮

此亦非能吏不可若徒襲僞迹則王莽之治天下矣

又置正五長至吏輒聞知　置正五長即今保甲之法

此賢於尹扶風之以名籍推迹所過抵遠矣故為政不可無法度也　按後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其互相檢察本漢制也豈必得如長公者為之乃有實效歟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扶風以盜賊課為三輔最東郡以斷獄大減為天下最能吏將何從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至不敢犯　惟不輕出偶會

此事推誠動之足為表勸若屢屢嘗試即兒戲矣此亦兵法中之田單火牛也嚴詡之為潁川可鑒戒

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至廪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廣漢犯魏禍由已作韓則直為蕭公所蹈矣然胡不少忍之閉閤思過能施之吏民獨不可使曲盡歸他人乎

移殿門禁止望之　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

張敞傳其治京兆至天子數從之　叅趙京兆韓馮翊

之意用之處大議時似雋不疑則本治春秋之力也

敞聞舜語至冬月已盡延命乎　收之是也殺之過矣

必反其語則兒戯矣漢人尚氣不學率如此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　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

杜鄴傳

王尊傳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至吏民驚駭

非常之變故於春正月殺之

後上行幸雍過虢　劉原父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

美陽號字是史氏誤按劉說是也尊已轉守槐里不為號令矣

毋持布鼓過雷門　會稽擊鼓聲聞洛陽乎此流俗妄談不當引以注史况西漢會稽治吳與越何與

又正月行幸曲臺至皆不敬　此二事不當幷言之失輕重矣故御史丞得目為飾成小過也

尊曰治所公正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按治所即謂司隸治所非使

人尊稱

尊撥劇整亂至名將所不及 趙子都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王子贛撥劇整亂誅暴禁邪孫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然橈於定陵不敢取杜穉季故不得列諸公後也

王章傳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毀石顯擊王鳳皆為國家扞禦大惡巨奸即免官誅死復何所避果非女子所知也假使徒以巧宦自肥則仲卿亦一朝廷尊貴人矣

盖寛饒傳方今聖道寖廢至則不居其位　四語自切
中當時之弊惜其非信而後諫也稱引易傳不類遂如
王生所揣
上無許史之屬　屬當讀之欲反謂屬托也應說是以
下文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之語求之自見
諸葛豐傳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至順經術意　元
帝若行許章之罰而後以此書賜豐則得之矣今以禁
門為邪臣逋藪而空以中和戒奉公之吏是後世所謂

和事天子也

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豊復上書　去其節而不用其言豊當去矣何以復上書為

鄭崇傳逆陰者厥極凶短折　逆陰之論惜乎不詳尚書令趙昌佞諂至請治　大族尤易為人誣搆得禍有甚於子游者矣亦頼崇遂死禍止及一家小人欲傾人以自固何所不至

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　寶撓定陵是其

徼過然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宣之儔故建武中錄其後也

母將隆傳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至但與隆連名奏事

隆失於不能爭耳乃莽以私怨并中之然此大事豈可輕署名其間但以事非由己為苟容乎

何竝傳先是林卿殺婢壻　殺其壻而納以為婢非如師古所云外人與其婢姦者也

罪在弟身與君律　廷尉典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

律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法賻猶不受則豈肯賦歛送葬
為妻子產業計觀原涉傳讓賻顯名志節彌堅矣
贊然母將汙於冀州　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
解也故止曰汙
蕭望之傳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
長策也　望之所論邊事皆守文時長筭遠計不可忽
之為迂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至天子采之　觀王莽以易壐啓釁自知望之所見之深長非宣帝天資絶出不能采用　春秋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事雖殊意則同

蓋聞五帝三王至贊謁稱臣而不名　大哉此詔以五帝三王為師而不惟乃曽祖之法可謂謙而彌光矣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至白欲更置士人　此誠急務然

發之太驟人主未能真見其失持疑不斷小人廹而合以謀我反為所擠而事終不成矣故孟子欲定國必先格君心也

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才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　人不易知遽求推賢進士之名不深察歷試則必有小人雜出其間内相攻矣一更生人得出之於外亦何暇於數薦哉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至竟飲鴆自殺　如使不死

就獄恭顯其遂巳乎徒舉生平而盡棄之耳朱雲之勸

未可云非望之之失在主意未堅教子上書自速羣小

致死於我也

馮奉世傅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至奉世不

宜受封　望之之議正論也但奉世因莎車攻刦南道

發兵攻拔之以解危難非要功生事可比封之足為後

法不可以不權其事勢也　若莎車不拔則鄯善以西

皆絕不通所送大宛諸國客何以得達是矯制發兵正

以全使指也　奉世似當與傅鄭諸人合傳以諸子皆有名迹野王又不可附之外戚傳中故特立此傳也野王在位多舉野王至以昭儀兄故也　野王為石顯所間故不得為三公當以佞幸傳叅觀之帝之引嫌顯所教也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至甚可覲也　馮氏父子兄弟各通一經獨少禮耳而叔平復恂恂可觀得禮意矣

宣元六王傳楚孝王囂子紆嗣王莽時絶至立為天子

紆子般後書有傳范氏稱自嚚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後國統三絕其餘慶在楚矣

中山哀王竟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既立為國君則不當殤矣乃不為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定陶共王康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至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　楊建和不知先為與王立後故

啟興曰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蔑大宗而顧私親且從景封其悖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注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

按公羊曰臣子一例也及謂次第及之然未嘗不如父子相繼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顏注惑於後儒之說耳

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

于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此孔光知太后王氏追
怨哀帝遂不復主及王之議使哀帝絕嗣也
匡衡傅臣聞治亂安危之機　至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
為少傅數年乃遷光祿勳時建昭元年也則上此疏時
在初元三四年間按宣帝不好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者用事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以師傅受遺輔政選
白劉更生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以古制
多所欲匡正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書令宏恭石

顯與車騎將軍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初元二年十二月遂譖望之令自殺堪更生等皆廢衡本因史高進此䟽所謂遵制揚功者盖與高顯等陰為唱和務堅帝以率由宣帝故事所謂釋樂成之業虛為紛紛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䝉之誦六藝以文姦言可也後條言慎妃后别適長則以身為師傅禍福共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高子丹帝命護太子家故衡敢以為言且兩事

並陳聽者尤不之疑耳

孔光傳莽以光為舊相名儒至令上之　細尋莽傳當元始初政非光為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踰耆之叟甥舅相與雷同以助成莽之聲勢死何面目見先聖乎

光常稱疾至固稱疾辭位　莽之即真王舜劉歆未嘗不内懼甄豐不悅覺而見誅失之於始即憂懼孰可解免輸人宗社之罪哉

馬宫傳本姓馬矢宫仕學稱馬氏云　宫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　著此以別於他馬如執金吾馬適建奉使馬宏之屬馬適亦兩字姓王莽傳有鉅鹿男子馬適求

贊彼以古人之迹見繩　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薛宣傳大率咎在部刺史至未必不由此也　五舅封侯黄霧四塞而宣懷王鳳一薦之徳輒以部刺史舉錯

煩苛當嘉氣尚凝之咎雖所言似在職任所總實姦之大者罪在谷永杜欽先也

初宜有兩弟明脩至皆是廷尉　中丞議是也

朱博傳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為大吏至以是豪強慹服　此於今齊俗尤宜然非健吏惡能利其銜策哉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以未獲三人責部掾以下也令法獲賊過半即免處分王卿之負可以釋矣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二語得律意矣

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至無益於治亂　王莽蘇綽宋神宗皆昧此理然吾家汜鄉君公謂不可以丞相獨兼三公之事則可採也

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　按顔氏家訓文章篇野烏當作野鳥

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至置刺史如故　罷刺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也子元議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

故事居部九歲至咸勸功樂進　每歲盡詣京都奏事則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權寄輕矣

翟方進傳為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不必滿九歲限也吾家汜鄉侯為揚州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前此則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

然好樂士大夫至然終用敗　子元快吏趙京兆尹扶

風之亞少而與蕭陳結交慕用爲俠未有不致敗者況位逾其量乎

傅曰巳許孔鄉侯有指至請皆免爲庶人　子元爲相猶行匹夫然諾又不審其事之邪正并奏氾鄉武詭譎罔上哀哉爲大臣可不聞聖人道耶彼徒内計上順東朝之指擊排放廢之臣可以萬全必得豈知哀帝亦欲自攬威福之權一朝見疑凡彼所謂利者即所以爲害者也是故不恤身後之名者常速及身之禍哀哉

贊又見孝成之世至博亦然哉　贊得其隱如王鳳之

陷王商廢馮野王是也

翟方進傳竊聞政令甚明至其後少弛威嚴　此即丙

吉所以戒魏相者然居官則死其職使豪强不戢小民

無告雖致宰相何取焉況亦有命耶

及後母終至不敢踰國家之制　後書安帝紀元初三

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

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

是其徵也

方進知能有餘至以固其位　翟子威心術亦朱子元儔也儒雅過之吏事不及居相位九歲挾私報復剗喪元氣足以感名災變卒坐自殺非不幸也

奏請一切增賦至變更無常　此又其禍之及民者爲詔書中已詳故史家不重敘

上祕之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以方進塞變故秘之而加殊禮也

攝皇帝若曰大誥道　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按道書作猷當訓為言非大道之謂

天亦惟勞我民　師古注言天欲撫勞我衆勞音来到反按勞當讀如字書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也

信父故東平王雲至後雲竟坐大逆誅死　莽以義等傳檄郡國言其鴆弑孝平皇帝故反以此言誣信父雲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史家書此以終義之事其予義至矣

谷永傳帥舉直言　作師舉為是

絶郤不享之義　義當作儀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　齊當讀側加反

百官盤互　師古注互字或作牙按互古字作𠀠與牙不同顔後解頗乖小學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内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　此語直構會平阿宜車騎之終身不平也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時嬖幸小人亦有參錯於玉

堂待詔之中者故竝舉椒房玉堂言之

杜鄴傳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

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辨美陽鼎所刻欵識吉

蓋傳其家學也

何武傳遷揚州刺史至州中清平　敬待二千石之效

王嘉傳中詳之西京部刺史莫如君公之莅揚州者此

後世監郡所當法也

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至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

馬　莽之矯偽自哀帝時已發露矣而舉朝猶承順元后之指同聲舉之君公為令免歸王音寶舉方正為守免歸王根復薦得徵至安危之際獨守親疏相錯之議不肯為王氏用所以為貞臣也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注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按非宗室及外戚則泛指異姓下文禄與君公不當互相舉矣周禮司儀注異姓婚姻也庶姓無親者也

南陽彭偉杜公子　彭杜亦頗不附莽而傳稱至今

王嘉傳加食邑千一百户　按朱博傳云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户此千一百户故云加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至思報厚恩也

按哀帝使晏先持詔書示嘉延正欲丞相御史分封賢之謗耳二人不正言其不可而教以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則是又欲諉過於下賢猶在可封之數特大臣不肯為天子任其咎也其何以卒奪之哉

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　嘉

當以此時被責乞骸骨去矣

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至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　此三人當侯事稍白乃徐為言

師丹傳丹議獨曰聖王制禮至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議真天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至封丹為義陽侯　此詔文自當理不以恭廢

義門讀書記卷十九